

# 夜色中的巢湖

王张应

我多次夜访巢湖。

从合肥高楼林立的滨湖新区出发，顺庐州大道由北向南，一直走到尽头，左转百余米，便抵巢湖边的环湖大道，环湖大道内侧均属滨湖湿地公园。

庐州大道最南端有一地标性建筑——红色大鼓。大鼓在环湖大道外侧，与大鼓隔路相望的内侧，是滨湖湿地公园网红景点岸上草原。几次白天开车路过都想停下来，无奈岸上草原游人总是特别多，故而我每每说服自己，不去凑热闹。住在附近，不去那块名叫草原的草地上走走，似又不甘心。夜晚能清净？错峰去走走。

第一次夜访巢湖是春天，从大鼓前穿过环湖大道踏上岸上草原。夜间岸上草原，果然从白天喧嚣中冷却了下来。环湖大道边高杆路灯，只能照亮岸上草原浅近的边缘。往东边去，朝湖边走，是草原深处，人和草原都被淹没于静谧的夜色里；离路灯越远，夜色越是深沉。空旷草地不见人影，却又生出莫名的恐惧来。恐的是天？是地？是湖水？还是可能从夜色中冒出的陌生人？我不清楚。人就是这样，渴望人少安静，身边无人便又心中不安。

草原宽广，远离路灯的湖边夜色过于浓

厚。我从草原腹地半路折返，顺人行道往西南方向走，那一段湖岸紧贴环湖大道，在人行道上能看到湖水。

几分钟后，在路灯下果见一湾湖水。其实，若非远处湖对岸闪烁着灯光，夜色里湖水并无多少看点。湖水与夜色都是灰蒙蒙的，放眼湖面，分不清哪是湖水哪是夜色。

走得累了，突然发现人行道边有个孤单的石凳子空着，似在等谁。在等我，我便面向湖水在石凳子上坐了下来。

夜色里行走湖边，最明显的感觉是静。静到极点耳边反而又生动的感觉，是极其细微的动，譬如呼吸和心跳。座凳前面是长满水生植物的浅水滩。夜无风，湖水仍涌动，但它拍不到湖岸。我真切地听到水涌到湖边的声音，是水皱起波纹时一张一翕微弱的鼻息。

坐得越久，世界越静。自己的、湖的呼吸声，还有脚下泥土里草芽拱土、小虫起身的声音。湖上吹来的风不像前时坚硬，脸上感觉很柔和，这才意识到，时节已过惊蛰，土地和土地里的活物都已苏醒，湖水和水里的生物也苏醒了。

几日后一个傍晚，我又一次从新区光亮的路灯里走进巢湖边的夜色。这次是从东边包河大道最南端穿越环湖大道，走到岸上草原东侧巢湖水岸边。

水岸离人行道还有两三百米距离，路灯

照不到水边。同样走在夜色里，这回没有恐惧。湖边有闪烁的亮光、晃动的人影和断断续续的人语。

走向最近处的光亮点，看到一个人坐在水边。是个钓者，一根鱼竿伸向水面，水面可见直立的细圆柱体夜光浮，钓者头顶的蓄电池灯正对着水面上的夜光浮。夜光浮会随咬钩扯动的鱼一会没入水中，一会浮出水面。钓鱼人头顶上的灯光和来自水面夜光浮的反光，在巢湖的夜幕上绣出几朵朦胧小花，跟天上星星遥相辉映。

钓到鱼了吗？那人背对着我，头也不回一下，轻声说没钓到。说话间湖里有鱼跳跃。鱼也喜欢在夜间出来玩吧？玩得开心了便跳跃亮相。可惜，夜间水边的人只听得见鱼出水入水的声音，看不见鱼靓丽的倩影。

那是鲤鱼。钓者还是背对着我说。这时节鲤鱼产卵，无法逆流而上，只好跳起来，摆动身体排鱼籽。他说的我信。

时近春分，巢湖岸边桃花开。若下一场雨，入湖的河里会形成桃花汛。巢湖已有好些日子没下雨了，桃花开了河流却不能成汛。

巢湖禁渔，不能钓鱼吧？是不让钓鱼，我只是钓着玩，也许我投入的鱼钩是直钩呢。钓者很淡然，轻描淡写地说。再说，这块水面是巢湖外围湿地，并非巢湖。

他这一说，我才发现这地方的确是块狭小的独立水面。前方有一道堤坝，将眼前水

面与湖面隔开了。

不远处湖岸边有几点亮光。走近一看，亮处的人身边都有塑料桶，桶里都没鱼。但钓者却依然津津有味安坐垂钓，似乎他们钓的不是鱼，而是湖上夜色。

安静是暂时的，说破它就破了。一声蛙鸣十分突兀地从水面响起，接下来，两声、三声，而后四面蛙声鼓噪，此起彼伏，湖面就像一锅沸腾的粥。

抬头看巢湖夜空，几颗星星眨着眼睛，似是恹恹欲睡。若能下几点雨，我也能提前闻到稻花香了。那夜，巢湖边星星有，蛙声也有，就差从天而降雨。

清明时节也曾夜访巢湖，那一次湖边的人比平时少。

还是在庐州大道尽头大鼓边，在岸上草原独自溜达。草原最高处——被绿草覆盖约莫两层楼高的土坡上，撑起一顶蒙古包似的大帐篷，有人在帐篷边来回走动。近看是两个小伙子忙着帐篷业务，正将运来的野宿用具往帐篷里放。那情景，像鸟儿衔枯枝干草在树上筑巢。

今晚睡帐篷？一位说是，有睡袋，夜间不冷。另一位补充说，出去玩不方便就选了这里。其实我想问他俩敢不敢在这里夜宿，看来这不是个问题。

这人来了就想席地而坐，甚至躺在绿茵上打滚，白天虽然热闹，夜晚却安静得似星星为伴。在此夜宿，左看是通宵不熄的城市灯火，右看是如梦似幻的巢湖夜色，左耳欣赏城市午夜的心跳，右耳倾听夜阑时巢湖的躁动。

我选择以自己的方式亲近巢湖。一次次于湖边夜色里，走走停停，静静地坐着，看一看湖畔夜景，听一听湖的心音，由之，我便觉得对巢湖又多出了一层陌生感。因为陌生，我还会再次走近巢湖。不愿在喧闹中走近巢湖，就选择以安静的方式走近巢湖吧。

张振

《去有风的地方》是最近很火的一部电视剧，它讲述了女孩许红豆离开繁华的都市，到大理云南村过田园生活的故事。

我的心里，也一直有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梦想，渴望能背着笔记本电脑，一边工作，一边游走封狼居胥山或者万里长征的路线，圆儿时投身军伍的梦想。

但人终究是要生活在现实中的。在北京上大学时，我几乎不出校门。有一次，下午去签证中心，等办完事返校，正赶上晚高峰。地铁上，我被挤在人群中，不知为何却多愁善感起来，眼前闪过了未来自己在或者万里长征的画面：住在一个满是格子的高楼里，我清楚地知道上下左右都住满了人，却从来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。这样压抑和孤独的感觉，让我一瞬间对工作后的生活充满了恐惧。

毕业后，我和几户人家合租在单位附近一个房子里。租户之间因为工作时间的不同，几个星期也见不到一面，下班后也只会各自回到自己租的卧室里。租住在这房租不菲的“格子”里，最大的幸福是紧张工作之后，每天能多睡上一个小时，与此相比，些许的压抑和孤独感已显得微不足道了。

买一处房子安居，或许上面的问题可迎刃而解，但因价格的原因，一套各方面都让人满意的房子，终究是只能属于少数人的奢侈品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到底放弃房子的哪一种属性，是一个艰苦的抉择过程。于是，有人放弃了通勤的便利，在郊区甚至周边城市买了一个大些的房子；有人放弃了房子的舒适度，在单位旁边买了一个老破小；还有人清楚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，准备挣到钱或者学到本事，就去一个宜居的城市或回家乡发展。还一些年轻人，不愿做房价动辄十几万一平米的接盘侠，打起了“只租不买”的小算盘。

我目下就是“只租不买”。

依稀间，我觉得自己变成了王家卫电影《阿飞正传》中的无脚鸟——租住在一个狭小的地方，每天精心打理自己，然后出门；有一份光鲜但是并不算稳定的工作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明年会在哪一个城市。就这样在风里飞过一个又一个地方，当自己落地的时候，也就到了离开这个行业，或者退休的时候了。

在漂泊中，我可能一直会住在所租的房子里，即使在某一个地方买了房子，也会因工作变动很难长时间居住。为了应对这种租房带来的压抑和漂泊感，我选择了求助于古人。

我的解决方案是：研究故宫皇帝的寝殿和历史上名人的卧室布局。我发现，他们寝室的大小其实和我租的卧室相仿！我总结其居住舒适的原因是：东西少，功能明确，而且有留白。这样，我只在租屋里存放少量的生活必需品，走极简风格，这样蜗居果然更宜居了。

在应对漂泊感上，我会把大部分精力去专注于工作，并在生活上注意克制自己的欲望，空余的时候，会读读自己喜欢的书，开发一两个增加幸福感的小爱好。

我突然觉得就连小时候痛苦背诵的《陋室铭》，竟也给自己的漂泊生活带来了精神支撑和鼓舞。

## 冬天的隐士

王国梁

冬天到了，北方的众多草木又悄无声息地隐于天地之间，以冷峻漠然的姿态面对时光流转，仿佛世间的一切悲欢离合都不在了。

草木是冬天的隐士，它们就像古代那些隐居田园和山林的人一样，告别了人间繁华，去过一种素简到极致的日子。隐士并非天生具备隐士的心性，不过是在世俗扰攘中沉浮太久，看透了百态，想寻找一片清静之地，换一种活法。草木也一样，冬天是它们的隐居阶段。它们刚刚经历了看得见的繁华和丰饶，正在一点褪去色彩的束缚，用与大地一样的颜色来隐藏自己的存在。

我常去的那片林子，正在悄悄改换装扮。那里人迹罕至，树木和青草得以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呈现原生的景观。春、夏、秋，草木经历了三个季节的繁荣，从绿上枝头到第一片秋叶凋零，这个林子都呈现出勃勃的生机，里面仿佛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豪情——像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怀揣着改变世界的野心。秋天越往深处走，林子的气质越来越收敛。冬天一到，它的气韵就变了。由蓬勃变得简约，由张扬变为低调，由肆意变得克制，仿佛终于参悟到了什么。于是，整个林子有了简约之气。

不过，很多的辞别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有一个类似矛盾挣扎的过程。如隐士不决绝而去，总是要把尘世的故事做一番交代的。初冬的草木还保留着绚烂之秋留下的痕迹，树叶没有完全落光，有些黄叶在树上摇曳着做最后的告别。离歌轻响，似乎有伤感的味道，但苍凉的大背景下，彻底告别是必然。地上有一层层落叶，厚厚的，仿佛一叠一叠的岁月。如果不是在这个原生态的林子里，你是找不到这样厚重的落叶的。人多的地方，人们喜欢把落下的叶子扫起来，好像是在对抗季节赐予的凋零之无奈。而林子里的落叶从未扫过，人走在上面，脚下“沙沙”作响，心中蓦然涌起岁月沧桑的感觉。

地上的草，曾经与树木共同撑起繁华时光。如今，草一片一片黄了，很多地方被落叶覆盖，隐约露出枯黄的草茎。有的地方草还绿着，在与繁华世界做藕断丝连的挣扎。而点缀其间的枯叶，一直在提醒这些不肯谢幕的草赶紧表态。去还是留，已经不是草说了算的。转身而去，才是草的归宿。

季节沉寂，朔风凛冽，草木变身隐士，在天地空阔的无言冬日，只以风骨示人。但人们还是渐渐忘记了它们。但你说它们不是隐藏在角落里的勇士吗？它们是隐士，也是勇士。

居庙堂之高，处江湖之远。隐士退隐只是一种表象，心中的理想永远不会破灭。草木是勇士，它们敢于告别，更敢于怀揣着暖花开的理想在僻远之境守望。

每一个枯寂的枝头，都隐藏着不灭的希望。每一棵枯萎的草，都隐藏着不死的根。待它们重出江湖的时候，带给人们的必然是一个更加生机勃勃的世界。

## 刹那芳华

黄求花

柔软的暖阳，纤手破开透明玻璃的阻挡，恣意地在房间里奔跑。坐在窗前的我，半眯着眼睛，尽情地贪恋它的欣喜在粉红羽绒服上跳跃。

儿时，总觉得时间太慢，童年太长，每个晨昏都在期盼，渴望着寒冬的早日到来，盼望着新年的一天天走近。而长大后，在一次匆匆忙忙中奔跑，却发现光阴如流水，遗落了太多的来不及。

就像此刻的暖阳，从我感受到它圆润的丰盈，才不过20分钟的游离，就渐渐消瘦了脸庞。我缓缓起身，朝窗边倚靠，试图用炽热的双眸，去挽留它渐行渐远的身影。可时光不会停歇，它不急不缓地去了下一场约会。

一直记得初夏的那一场急雨。

阴天沉闷，乌云还未完成笼罩事业，疾风还在赶来的山路上，雨就迫不及待奔跑而来。噼里啪啦，像晒在七月太阳下的黄豆夹，争先恐后地露出了头。我和妈一手按住头顶的草帽，在清爽的田间，同这场雨来了一次赛跑。跑出田埂不到10米，雨咬牙较真了。扑面而来的雨，霎时模糊了视线，在下巴、衣角尽情流淌。一层又一层的泥土味在雨中吐露着独属于它的芬芳。

那场雨来得急，去得也快。在我们快跑到家门口的时候，便如断弦的琴声，戛然而止。没有了雨，反而激起了我的思绪翻腾：这场雨，是一朵昙花。只在那一刹那的芳华里，绽放了它的骄傲与自信。

又想起我家豪哥喝茶的情景。紧挨着茶几放了一个半米高的小凳子。那是我放素描纸的地方。每每豪哥泡茶时，我都会提前给他挪地方。可那一天我忙忘了。想起来时，我回头的瞬间，豪哥已端起茶杯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橘黄色的茶水滴落在素描纸上，犹如一朵梅花瞬间绽放。“嗒、嗒、嗒”，几朵小梅花迅速赶来。“还挺好看的。”拿起最上面的素描纸，我转怒为喜，寻思着，让我画还画不出这么自然呢！便央求着豪哥再倒腾几滴，可后面很是无趣，遗失了前面自然的味道。

后来，随着阅历的丰富，便明白了，在奔跑的道路上，起落翻飞的每分每秒都是风景。在驻足回首的等候，只要有梦，每个朝暮都是收获。哪需拘泥于繁华的形式，哪需计较时间的长短。反而那击中你的短短几秒，才有不可多得之相，非等待、眺望可得。

像那挂在雨后的彩虹，像那春暖冰融的瞬间，像春天小草破土而出的刹那，那时那刻，芬芳馥郁，旋露刹那间的芳华。

刹那的芳华，其实是心里起落的闪念，是浪花在心湖里的绽放，是晨曦中鸟鸣唤醒黎明时欢快地歌唱。愿芳华常驻心中，一路邂逅这世间的美好和希望！

慢慢地拽回眷恋的目光，缓缓转身，我将美好遇见刻写在心墙上，每当我敞开心扉，就能触摸到那刹那芳华。



《矢车菊》  
艾萨克·列维坦  
（俄）  
玛咖供图



### 《巨区林屋·轴》

王蒙 [元]
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王蒙（1308~1385年），字叔明，自号“黄鹤山樵”。吴兴（今浙江湖州）人。元末明初画家。

王蒙长于山水，用笔练达。其山水画最初受到赵孟頫影响，后来，王蒙接触到王维、董源、巨然等人的作品，画法才渐渐与赵孟頫割离，并集诸家之长自创出了自己的风格。他创造的“水晕墨章”，丰富了绘画的表现技法。其作品以繁密见胜，重峦叠嶂，长松茂树，气势充沛，变化多端；善用解索皴和牛毛皴，干湿互用，寄秀润清新于厚重浑穆之中。他的独特风格，对明、清山水画影响甚大，尤其是“水晕墨章”的画法，成为清后画家效仿的榜样。作为元代画家，其声誉仅次于黄公望，后人将其与黄公望、吴镇、倪瓒合称为“元四家”。

在山水之外，王蒙亦兼攻人物、墨竹，并擅行楷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## 大自然的鸣响

江柳

交响乐是由大型管弦乐队演奏的包含多个乐章的乐曲，每一种乐器都是大自然声音的模拟和反应，因而我们可以说，交响乐是大自然的和谐鸣响。

乐器起源于劳动。人类制造乐器从对自然物的加工开始。新石器时代，人们在砍凿木头、制作木器时，会发出各种声响。带着强烈的好奇和兴趣，人们用不同节奏和力度去敲打，便发出悦耳的声音。原始人类狩猎围捕、信号传递、祈天祷神，无不借助于音响工具和节奏效果，慢慢便产生了打击乐器；在运用牛角、海螺、鸟兽骨以及竹苇管的过程中，渐渐发明了笛、管类乐器；最初的弦乐器，其弦可能是丝，也可能是动物的毛皮肠衣、植物的藤蔓纤维，丝悬于木之上，便产生了“乐”。

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，再通过音乐审美的“联觉”心理活动，我们就能在管弦乐

器的音响效果与大自然景物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，加深我们对交响乐的理解。当然，这种“联觉”是因而异的。尼采说：“语言尽头，音乐响起。”维多克·雨果说：“音乐表达的是无法用语言描述，却又不可能对其保持沉默的东西。”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不妨自说自话。

我的“联觉”反应，管弦乐器的音效几乎对应着大自然的山川、河海、森林、草原、沙漠、动物、雷电、建筑等物象，表达了大自然的各种风格意境。在弦乐组，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分别对应人声中的高、中、低音，或高亢激越，或深沉婉转，或低眉浅唱；低音提琴对应大海，描摹海浪沙滩；竖琴对应溪流，犹如泉水叮咚。木管乐器的音响也许描绘着森林里的情景。单簧管、双簧管对应林木，分别营造出晨雾薄雾、田园牧歌的景象；大管对应大型野生动物，听起威武雄壮；长笛、短笛对应鸟类，分别吹出鸟鸣深山、百鸟啁啾的意境。铜管对应天空大地。小号、大号模拟天空，好似朝阳四射、如日中天；听到长号的声

音，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出大漠孤烟的景象；圆号响起，我们又好像置身草原，找到辽阔四野、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感觉。在打击乐器中，各种鼓、镲、铁营造风雨交加、电闪雷鸣的场景；木琴、钟琴音响好似远处寺院里传来的木鱼声声；钢琴作为乐器之王，构建一座宏大的宫殿，金光灿烂、无比辉煌。

英国作曲家本杰明·布里顿为教育影片《管弦乐队的乐器》而写的管弦乐曲《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》，向年轻听众一件一件地介绍管弦乐队中的各种乐器。认真听、用心品，你会产生自己的“联觉”反应，找到每一种乐器的天然对应物，脑海中浮现出不可言状的意境和意象。

其实，乐器与大自然的关系不难理解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：“艺术来源于生活，却高于生活。”把模拟大自然的聲音按照音乐原理和规则，赋予其一定的音调、调性、旋律、节奏、和弦、曲式等元素，一部宏大的交响乐就应运而生了。